

来自天堂的手机情

◆ (美国) 克里斯·安吉莉娜 王志成(编译)

在我拨完号前,不知为什么,我就知道自己拨错了。手机响了一两声,就有人通话了。“你拨错了!”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在挂断前厉声说。我又拨了一遍。“我说你拨错了!”又是那个似乎来自天堂的声音。手机挂断的咔嚓声又钻入了我耳。

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拨错号了呢?那时,我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,警察素来好奇。我第三次拨了过去。“又是你吗?”那人说。“是我。”我答,“我想知道我什么都没说,你怎么就知道我拨错了呢?”“你自己去想吧!”手机被猛地撂下。我在那坐了会儿,手机松松垮垮地握在我的手指间。我又拨号把那人叫回来。“你还没想出来吗?”他问。“我能想出的惟一理由是……从来没人给你打过手机。”“你说对了!”

手机第四次断了。我咯咯笑着又把那人找回来。“你到底要做什么呢?”他问。“我想我打手机……只是想问个好。”“问好?从来没有人给我问过好。”“为什么没有人给你问过好?”“因为我是孤家寡人活在人间的天堂里!”“天堂?”“你来给我问好是为了什么?”“如果从来没有人给你打手机,我想也许我应该给你打。”“好吧,你好!你是谁?”我终于成功了。现在,好奇的是他了。我告诉了他我是谁,并问他是做什么的。“我叫罗伯特·戴维,89岁了。20年了,还没有在一天中接到过这么多的拨错号的手机通讯!”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们谈了10分钟。罗伯特没有家人、朋友,和他亲近的人都死了。接着,我们发现了相通的东西:他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近40年。告诉我他在那里做电梯操作员的日子时,他的语气甚至很友好。我问是否能再给他打手机。“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?”他几乎是震惊地问。“我们也许能做手机朋友。你知道,就像笔友。”他犹豫了:“我不介意再有一个朋友。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试探性。

第二天下午我又拨通了罗伯特的手机,之后几天又时常打通他的手机。他是个健谈的人,回忆了一战、二战、兴登堡灾难和其他历史事件。他的故事引人入胜。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,好让他给我打手机。他打了,几乎每天都打。

我并不是出于体贴一个孤独老人才这么做的。和罗伯特交谈对我也很重要,因为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空白点——我在孤儿院里长大。渐渐地,罗伯特扮演了我父亲的角色。我和他谈我的工作和学院课程,我当时在读夜校。

罗伯特喜欢充当顾问的角色。在讨论我和上司之间的不和时,我告诉这位新朋友:“我想我应该和他谈谈。”“这么莽撞干吗?”罗伯特警告说,“把事情放一放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冷静,你就会知道时间能化解许多事。如果事情变糟了,再去和他谈。”手机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。“你知道。”他轻声说,“我像对我的儿子那样对你说话。我一直想要个家,有个孩子的亲情关系。你太年轻了,不知道这种感觉。”我知道,我也一直想要个家——有个父亲的亲情关系。但我什么也没说,害怕自己不能抑制长久以来的伤痛。

一天晚上,罗伯特提到他90岁的生日快到了。我买了纤维板,设计了贺卡,上面放着蛋糕和90根蜡烛。我请办公室的全体警察,甚至局长在上面签名。我收集了90个人的签名。我知道,罗伯特定会从中获得快乐。我们在手机上交流了4个月,我想是见面的时候了。我决定亲自送上贺卡。

我没告诉罗伯特我将登门拜访,一天早晨,我按着地址开车前往,把车停在他公寓附近的大街上。当我进入一座大楼时,一名邮递员在走廊分拣信件,我查看邮箱,寻找罗伯特的名字时,他点了点。找到了,1H公寓,离我站的地方大约20英尺。我的心怦怦直跳,我们还能像在手机上那么融洽吗?一丝怀疑从心头掠过。他也许会拒绝我,就像我父亲从我生命中离开时拒绝我一样。我轻叩罗伯特的房门。没人回答,我又重重地敲了一下。

邮递员从分拣信件的活儿中抬起头来,“那儿没人了。”他说。“是吗?”我感到有点迷惑,心想,如果他回答敲门人的方式跟回答手机的方式一样,我可能要敲一天门了。“你是他的亲戚吗?”“不,只是朋友。”“对不起。”他轻声说,“但戴维先生前天去世了。”去世了?我一时张口结舌,僵在那里了,他真的去了天堂……回过神后,我谢了那个邮递员,走进了中午的阳光中。我向汽车走去,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拐到一个角落时,我看见了一座教堂,《圣经·旧约》上的一句话跳进我的脑海:“朋友的爱永伴……”是啊,某些突发的不幸事件会提醒我们生命的美好。但“朋友的爱永伴,无论我在人间他在天堂……”此刻,我第一次感到我和罗伯特是多么亲密。

我下意识地将手机举到耳旁,仿佛又听见罗伯特的吼声:“打错手机了!”接着我听见他问我为什么要再打。“因为你至关重要,罗伯特。”我大声说,“因为我是你的朋友。”“噢,你是我的朋友……”手机中似乎传来了天堂的声音。

我将那张没有打开的生日贺卡放在汽车的后座上,坐到方向盘后面。发动汽车前,我回过头,喃喃说:“罗伯特,我没拨错号。我拨对了——今后我还会用手机向你问好的。”



还有一瓶水

◆ (美国) 萨那·赵文恒(编译)

在太阳炙烤下,沙漠里光秃秃一片寸草不生,探险家已经迷路好几天,水喝光了食物吃完了,他绝望地认为自己的生命和探险旅程一样到了尽头。

就在他失望的时候,忽然发现远处有一处废弃的草屋,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赶过去,茅屋里空无一人,庆幸的是在屋子后边发现一个压水井,他顿时觉得自己有救了。

于是他开始拼命抽水,但水井里的皮阀干巴巴翘着,四处漏气,只听见和井壁摩擦的吱吱声,根本抽不出水来,探险家再次绝望了,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,就在这时他发现压水井铁制的井壁上用石块歪歪扭扭刻了一行字:“朋友,把手

正下方埋有一瓶水,记住,千万不能喝,要倒进井里,切勿!

果然刚挖了几把,就见一瓶水静静埋在地下,探险家立刻拧开瓶盖,清水里透着泥土的芳香,他仰起脖子恨不得一口喝下去,但就在湿润的泉水接触到舌尖的那一刻,他再次瞥见井上的那一段话,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,刚才抽不上来水,是由于井里的皮阀干燥变形、四处漏气,所以需要把这瓶水倒进去。

压水井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,显然很久没有人到过这里,万一这瓶水倒进井里仍然抽不出水,那自己岂不是要守着井口活活渴死?如果把瓶里水一饮而尽,就可以多活

一两天,没准还能等来救兵!

思考很久,他决定相信井壁上的话,于是小心翼翼把水倒进井里,由于清水注入,原来漏气的阀门一下子闭合了,他急速摇动把手,不一会儿,一汪清水就咕咕冒出来,探险家喝了个滚瓜肚圆,最后把矿泉水瓶子装满水,依旧埋入原处。这时候,他发现井壁另一侧写着“信任泉”三个字,顿时感慨万分,于是在“信任泉”刻下一句话“此处还有一瓶水”,然后挖开地面,把自己的一瓶水也埋进去。

事后,探险家感慨地说,如果自己能把手喝掉,虽然可以多活几天,但是更多的朋友都将因此而丧生,这才是信任最大的损失。

■ 芭蕾舞者



(卢森堡 波尔)



垃圾桶

◆ (加拿大) 安吉斯·英格珉 尹玉生(编译)

我告诉妹妹,这个周末我准备到温哥华去看望她,妹妹非常高兴,她叮嘱我说:“正好我家的垃圾桶坏了,听说你们西雅图出了一种新型的垃圾桶很受欢迎,你来时顺便给我捎一个过来。”我在超市买了一个新款的垃圾桶,驱车来到了妹妹家,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。

过了几天,妹妹打电话过来:“姐姐,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,你给我带来的垃圾桶太受欢迎了,现在我们一家人只要一看到那个垃圾桶,就想起你了!”



善有善报

◆ 孙宝成(编译)

罗贝塔·埃申鲍姆住在南达科他州的米勒市外,经营着一家农场。一天上午,她抽空去了一趟市里,赶回家给农工准备午饭。她边开车,边留心看父亲是否在路上。他患有肺气肿,独自生活,开车从未超出过自己住处的十二英里范围。罗贝塔很清楚,他在路上若是需要帮助,邻居只要看到,就会停下来帮忙。但她还是感到担心,常常为他的安全而忧心忡忡。

她没发现父亲的汽车,反而看见另一辆车停在路边,一个男人在查看发动机。尽管罗贝塔常常帮助熟悉的人,此刻却急着赶路。这段路上人烟稀少,那还是一个陌生人,她本应继续开车,不去理睬他。可不知怎么,她内心

深处有个声音让她停下来询问情况。

司机的车的电池出了问题。于是,罗贝塔开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农场,借来电瓶线,开车回来,帮忙把车修好。“真是谢天谢地。”司机向她道谢,拿出钱包,“我要付多少?”“没必要付钱。”罗贝塔笑了笑,回到车上,“沿着这条路走,只要给汽车抛锚的人提供帮助就行了。”“我当然愿意了。”他挥着手,目送她离去。

两个星期后,罗贝塔的父亲打来电话,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“我去参加一次拍卖,离这里大约五十英里的西南方……”他开始说。“五十英里!”罗贝塔惊呆了,“爸爸,你从来没有独自开车那么远呀!”

“回家的路上,我的轮胎瘪了。”闻听此言,罗贝塔感到恐慌。他所说的是一条偏僻的公路,很少有人,也很少有路过的车。她父亲还不能自己换轮胎,他身体很虚弱。“那怎么办呢?”她问。“你简直不会相信。恰巧来了一个好心肠的司机,帮我换了轮胎。可我提出要给他钱时,他却说不要。两周前,好像是在米勒市外,一个女人给他的电池接线,还让他把这种善行传递下去。他在给她支付回报呢。”

罗贝塔感觉自己被爱拥抱了。她说:“我想上天知道爸爸要出事,因此提前就安排好了救援。我真正见证了善有善报这句话。”

一片洋葱引发的骚乱

◆ (巴西) 保罗·科埃略 王岩(编译)

在东亚美尼亚有个小村庄,村里只有两条平行的街道,分别叫南街和北街,两个街道的居民因为宗教不同,基本不相往来。

夜幕降临,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地人路过小村庄,就在他踏进南街的一瞬间,眼尖的商店老板一眼就发现:外地人眼睛里充满泪水!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

还没有等他上前盘问,北街卖肉的可卖肉的说:“南街肯定死人了,看那个可怜的陌生人,他刚从南街那儿过来,哭得多伤心啊。”

一个北街小孩听到死人的消息,立刻吓得嚎啕大哭,似乎恐惧可以传染,一会儿工夫,整个北街的小孩都跟着哭起来。

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到此结束,北街母亲们不知道孩子们嚎啕大哭的原因,于是走出家门一看究竟,这时遇到了卖肉的和卖布的老板,还有其他几个村民,他们都在对南街发生的悲剧议论纷纷,于是迅速加入了传播的队伍。

南街商店老板劝邻居瞎子说:“北街出大事了,快点逃走吧,刚开始孩子们哭个不停,男人们伤心透顶,现在母亲们把孩子关进家里,我想肯定是发生瘟疫了。”

更多的恐慌开始蔓延,由于村里居民本来比较稀少,没有过多长时间,大家都意识到出大事

了,尤其是大人们最担心:如果真是该死的瘟疫那该怎么办?他们迅速关门闭户,紧急商量对策。就在一片沉寂后,两个街道所有的居民连夜搬到附近的山上,小村里空无一人。

几个世纪以后,小村已经不复存在,南街和北街人分别居住山的东部和西部繁衍生息,他们自称为东街和西街,但始终老死不相往来,因为大家都认为对方村里存在很多危险的因素。

实际上他们不知道,外地人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倦,经常嘴里含着洋葱来提神,这才是他满眼泪水的原因。